

程崇勋 著

巴中石窟

A Complete List of the Bazhong Grottoes



文物出版社

A Complete List of the Bazhong Grottoes

巴中石窟

内容总录

程崇勋 著

文物出版社

编 著 程崇勋
策 划 程 洪
参加石窟考古调查
巴中市文物管理所 程崇勋 周安华 程英 等
摄 影 程崇勋 吴朝君
书名题签 魏启禄
封面设计 石宗梅
责任印制 王少华 张 丽
责任编辑 黄文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中石窟/程崇勋著.—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11

ISBN 978-7-5010-2792-7

I. 巴… II. 程… III. 石窟-巴中市 IV. K87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08159号

巴中石窟

程崇勋 著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邮政编码:100007

<http://www.wenwu.com>

E-mail:web@wenwu.com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制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89X1194 1/16 印张:27.25

2009年11月第1版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978-7-5010-2792-7

定价:198.00元



作者简介

程崇勋，男，1937年3月出生于四川开江县，先后在巴中恩阳镇第一小学、师范学校、平梁区中学、教师进修学校任教。1973年调县文教局分管办公室、人事、文化等工作。1979年组建巴中文物管理所，调该所任所长。1996年晋升为文博副研究员，同年免去所长、党支书职务。于1998年退休。在《文物》等国家级刊物上发表了《巴中西龕石窟调查记》、《略述巴中石窟的现状及时代特征》、《巴中石窟分期初探》等5篇文章；在省级刊物《四川文物》上发表了《巴中明墓清理记》、《巴中出土宋代窖藏》、《巴中石窟调查简报》等15篇文章；在市、县级刊物上发表了《南龕石窟》、《北龕石窟》等13篇文章。同雷玉华共同执笔撰写的《巴中石窟》一书于2003年由巴蜀书社出版发行。巴中县政协七、八、九届委员。四川省职工劳动模范，中国文物学会会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特约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博专家。

目 录

前 言	9
壹 巴中石窟的现状	14
一、隋唐时期的石窟	16
(一) 南龕石窟	17
1. 云屏石区	20
2. 山门石区	27
3. 千佛岩区	30
4. 老君洞区	39
5. 大佛洞区	54
6. 佛爷湾区	147
7. 普陀岩区	155
(二) 水宁寺石窟	157
(三) 西龕石窟	184
(四) 北龕石窟	240
(五) 石门寺石窟	269
(六) 东龕石窟	281
(七) 沙溪石窟	286
(八) 佛尔岩摩崖造像	295
(九) 佛框湾摩崖造像	297
(十) 佛洞湾石窟	299
(十一) 三江佛爷湾石窟	301
(十二) 龙门山石窟	303
(十三) 来龙佛爷湾石窟	311
(十四) 恩阳千佛岩造像	314
(十五) 恩阳佛尔岩造像	316
(十六) 麻石垭佛尔岩造像	318
(十七) 三汇奥基寺造像	322
(十八) 玉井佛尔岩造像	324
(十九) 东兴仙人洞造像	328
(二十) 柳津桥及大佛寺	331

二、宋代的石窟 332

(一) 朝阳崖石刻 332

(二) 卧牛山石窟 334

(三) 广佛洞石窟 338

三、明代的石窟 341

(一) 观音岩造像 341

(二) 瓦川坪造像 344

(三) 冯家洞造像 347

(四) 龙潭子造像 348

(五) 木人溪佛阁造像 351

(六) 福星观音阁造像 353

四、清代的造像 354

(一) 观音寨造像 354

(二) 老爷岩造像 355

(三) 灵应岩造像 356

(四) 观音碕造像 356

(五) 石笋沟造像 358

(六) 孟家山造像 358

(七) 弘农洞造像 359

(八) 龙池山造像 359

(九) 灵应洞造像 359

(十) 大罗观音岩造像 363

(十一) 盐井岩造像 364

(十二) 白石岩造像 364

(十三) 果敢观音岩造像 365

(十四) 红岩洞造像 365

(十五) 老五郎庙造像 367

(十六) 朝阳碕石窟 367

(十七) 观音洞造像	375
(十八) 夏寺沟造像	376
(十九) 玉皇庙造像	376
(二十) 佛图关造像	376
(二一) 上八庙千佛岩造像	377
(二二) 青竹岩造像	379
(二三) 庄子岩造像	381
(二四) 蝙蝠洞造像	382
(二五) 白岩碕造像	382
(二六) 莲花洞造像	383
(二七) 王望山造像	383
(二八) 花溪观音阁造像	384
(二九) 大坝佛尔岩造像	384
(三十) 水宁观音岩造像	385
(三一) 清江普陀岩造像	386
(三二) 阴阳碕造像	386
(三三) 古楼山观音岩造像	387

贰 对巴中石窟的考证与研究 388

一、巴中石窟的开凿时代 388

(一) 隋代	389
(二) 初唐	390
(三) 盛唐	390
(四) 中晚唐	391
(五) 南宋	391
(六) 明代	391
(七) 清代	392

二、巴中石窟的龛窟形制 392

三、巴中石窟的题材内容·····	392
(一) 佛教艺术的题材内容·····	393
(二) 道教艺术的题材内容·····	409
(三) 儒教造像·····	421
(四) 释道合龕像·····	421
(五) 儒释道三教融和造像·····	421
四、隋唐造像的风格特征·····	423
五、巴中石窟同中原石窟的关系·····	426
六、巴中石窟的艺术特点·····	427

前 言

石窟艺术是宗教艺术，主要是佛教艺术。

佛教是古印度释迦牟尼所创的宗教。释迦牟尼，姓乔答摩，名悉达多，成道后称为佛陀，略称为佛，意思是觉者。

释迦牟尼并不是一般佛教徒幻想出来的救世主，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一个识破人生，而又无意改变世界的伟人。成佛前，他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的王子，一般认为是公元前7~6世纪的人物，约略与我国春秋时期的孔丘同时代而稍早。父名净饭王，母是天臂城主的女儿摩诃摩耶。按古印度的风俗，妇女怀孕后须回娘家分娩，不料，这位夫人回娘家天臂城途中在蓝毗尼园的一棵无忧树下生下了王子悉达多。不幸的是，摩耶夫人产后七天便去世了。悉达多由姨母养大成人。悉达多自幼生得相貌端庄，天资聪慧。净饭王对他寄予了厚望，希望他继承王位，建功立业，成为一位万民爱戴、统一天下的君主。净饭王对儿子从小就进行严格的教育和培养。青少年时期的释迦牟尼不但知识广博，而且能骑善射，文武双全。

古印度社会等级森严，各种姓之间的社会地位悬殊，界限分明。属于刹帝利种姓的悉达多，并不迷恋宫中奢侈的生活，他慧眼独具，人世间很多现象都引起了他的深思。净饭王为了断绝儿子终年累月的“胡思乱想”，在悉达多16岁时给他娶了同族大臣摩诃那摩之女耶输陀罗为妻，生有一子名罗睺罗。

相传，悉达多曾出游四门：出东门“路逢老人”，见到人的衰老之相；出南门“道见病卧”，在路上看到垂危的病人；出西门又“路睹死尸”，深知，世间之人，皆不免死；出北门“得遇沙门”，乃决心修学出家之法。他看到大多数人都贫困，他们惨遭生活的痛苦和折磨。同时，他也发现，幸福和享受难以长久，各种各样的厄运也在包围着他们。任何人都会突遭不幸，难免生老病死。出城郊游时，他看见烈日下的农夫大汗淋漓地辛勤劳作，耕牛奋力拉犁却饱受鞭打；泥土里翻出许多小虫，又被成群的雀鸟啄食。他感到，人世间竟是如此的残酷悲惨。此后，他再也无心寻欢作乐，立志寻求摆脱痛苦和死亡的途径。

为了追求人生问题的根本解决，悉达多在29岁时，不顾父王的劝阻，丢下妻儿，剃除须发，披上袈裟，出家修道。净饭王无奈之下，派了憍陈如等五人同样作为沙门与他相伴。他遁入深山，四处云游，拜访名师，进入伽耶城南的苦行林修苦行六年。他净心守戒，以清泉为饮，“日食一麻一米”，风霜雨露中形销骨立、奄奄一息，却毫无所获。他明白了这种苦行是不能真正解脱生死苦恼的，于是，到尼连禅河洗净了身体，接受了饮食，恢复了体力，远远离开了苦行林，继而到一棵菩提树下静坐，思考如何拔除人类精神的痛苦并得解脱。他发大誓愿：“我今若不证无上菩提，宁可碎此身，终不起座。”经过了四十九天的苦思，佛经上把这时释迦牟尼内心最后的思想斗争，描写成与群魔的扰乱与诱惑的战斗。他把一切烦恼魔障都降伏了，终于在天将破晓，一颗亮星升起，在他跟前，过去、现在、将来的时空障碍已不复存在，贪爱、嗔痴和烦恼也再不起于心头，豁然觉悟到人生的真谛，离苦得乐，清静无邪，意境宏远，“如实知见诸法实相，而证成无上正觉”。他终

于成为佛陀了。这一年释迦牟尼35岁，这一天佛教徒称为佛的成道日。在中国习惯以旧历十二月初八日为佛成道日。

释迦牟尼成道后，他首先到波罗奈国的鹿野苑去找苦行时的同伴憍陈如等五人，为他们说“四谛”法，即苦、集、灭、道佛教的四种基本道理。佛教史上称这次说法为“初转法轮”。以后，释迦牟尼又旅行各地，教化了拜火教徒大迦叶三兄弟和舍利弗、目犍连等著名学者，把他们原有的徒众一千多人都吸收过来。从此以后，释迦牟尼的声望一天天地扩大，很多国家的国王和贵族也开始信奉他的教义。当他回到故乡迦毗罗卫城时，连他的儿子罗睺罗、同族兄弟阿难和他的姨母都因受他的感化而出了家。

释迦牟尼成道后第四十五年，已达80岁的高龄。他旅行到拘尸那国时，自知化期将近，便带着随侍弟子阿难等来到城外的娑罗树林，在那里为他们说了最后的教诫，然后在双树之间涅槃（逝世）。这一天在中国相传是旧历二月十五日。释迦牟尼的遗体火化后，所有舍利（灵骨）被八个国王分去，各在其本国造塔供养。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佛教是反婆罗门思潮的，以无常和缘起思想反对婆罗门的梵天创世说，以众生平等思想反对婆罗门的种姓制度，因此很快得到流行。基本教义有“四谛”、“五蕴”、十二因缘等，主张依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学，以断除烦恼而成佛为最终目的。佛教在古印度的发展分几个阶段：最初释迦牟尼自己所说的教义为原始佛教；其后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佛教僧团因传承和见解不同而发生分裂，形成了部派佛教（上座部和大众部等）。公元前3世纪，由于阿育王的信奉，佛教在印度国内外得到广泛流传。公元1、2世纪间，从部派佛教大众部中产生了大乘佛教（他们把以前的佛教称为小乘佛教）。2世纪时在迦腻色迦王大力扶持下，佛教更加发展。此后流传于今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和中国傣族地区的巴利语经典系，通称南传佛教（属小乘）；流传于中国、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的汉语经典系及中国藏族、蒙古族地区的藏语经典系，通称北传佛教（属大乘）。7世纪后，大乘佛教的一部份派别与婆罗门教互相调和，又产生了大乘密教。印度本土佛教在9世纪后渐趋衰微，13世纪初归于消灭，19世纪后始渐复兴。

石窟艺术渊源于印度。石窟寺的开凿最早可追溯到距今约二千三百年前的古印度，正值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阿育王以佛教治国，大力弘扬佛法，曾挖掘王舍城宝塔，得到了当年阿闍世王分得的佛舍利八万四千颗，传说他将这些舍利送往各地，修建了八万四千座佛塔分别供养。与此同时，阿育王还在释迦早年讲经说法的圣地方修建各类佛堂、石柱法敕等，雕刻佛教护法诸神及男女夜叉等佛教艺术品，以纪念佛祖创教之功，从而，开创了印度最初的佛教艺术。石柱法敕，是阿育王为推行佛教所颁布的敕令。翻开印度佛教艺术史，可以看到印度曾两次掀起开凿石窟寺的高潮：早期起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相当于沙多婆诃那朝，晚期是公元5世纪至8世纪，是笈多王朝盛期及其以后。

印度现存的宗教石窟有1200多个。这些石窟的四分之三是佛教石窟。早期石窟大都是佛教的，另外也有着那教的。晚期石窟除了佛教，还有印度教和耆那教的。

佛教石窟按性质和用途分为两类：一类是供礼拜的塔庙窟，亦称支提窟；另一类是供僧人居住的僧房窟。

印度的佛教雕刻，早期并未出现佛像。在阿育王石柱上浮雕有植物、动物和法轮，所雕动物有狮、牛、象、马等神兽。公元前150年至前100年建造的巴尔胡特塔的栏楯上浮雕有当地传统信仰的神祇夜叉、天王和其他人物，也有动植物纹饰；还有象征性的佛教内容，作为礼拜对象的有塔、菩提树、佛座、法轮、佛足迹和三宝标等；其中塔表示佛涅槃，菩提树表示佛成道，法轮表示佛说法，三宝标表示佛、法、僧三宝。此外，出现了故事性的浮雕画像，如本生故事，有独角仙人本生、大猿本生、鹿王本生等，是释迦牟尼在印度降生前世世代代的故事。佛教以为人和一切生灵都处于轮回之中。又如佛传故事，表现释迦牟尼的生平事迹，有托胎灵梦、劝请说法、祇园布施等。当时的佛教徒认为，佛已经涅槃，而涅槃了是没有形象可言的。因此，禁止在艺术品上面塑造佛形象。若必须表现佛的存在时，就用法轮、脚印、塔、宝座和菩提树等作为象征。直至贵霜王朝时，才出现了佛像雕刻。

佛像首先出现于贵霜帝国的犍陀罗地区，即现在的巴基斯坦北部和阿富汗东部，时值公元1世纪末。公元2世纪初前后，在今新德里以南的秣菟罗也成为贵霜王朝的佛教艺术中心之一，开始制作佛像。在佛像出现的同时，也有了菩萨像，还有题材丰富的佛教故事浮雕，如尸毗王本生、须大拏本生等，也有佛传故事如诞生、降魔、成道、初转法轮和涅槃等。

印度从5世纪起，新开石窟寺逐渐增多，一直延续到8世纪，这是佛教石窟第二个繁荣期，即印度石窟寺艺术的晚期。这一时期的佛教石窟仍集中凿建于西印度，早期地点阿旃陀、奥兰伽巴德和坎黑里继续开窟，新开凿的石窟有巴格和埃罗拉等。

印度佛教，在公元7至12世纪时进入密教时期。密教是佛教和婆罗门教、印度教相结合的一种宗教形态。与此同时，在石窟寺中也出现了密宗造像。密教独有的尊像有数十种，诸如观音系、文殊菩萨系、多罗菩萨系，以及其他女尊系和男尊系。新出现的形象，则有多面多臂像、女性菩萨像、忿怒明王像和各种天部像等。

在波罗王朝偏安的初期，伊斯兰教势力开始占领了印度河流域，公元10世纪后半期，伊斯兰教军队占领了喀布尔并在那里定都，接着不断入侵内地。伊斯兰教战士们深信杀死异教徒是求升天国的方法之一，因而每次入侵必焚毁佛寺、屠杀佛教僧侣。到11世纪，伊斯兰教势力更加深入，终于佛教的最后据点东印度一隅也被一扫而光。至公元12世纪末，印度佛教完全绝迹了。

石窟艺术自公元前2世纪在古印度兴起后，随着佛教的流布而迅速向域外传播。南面传入今斯里兰卡和东南亚，渐次形成具有小乘教特色的石窟艺术。北面由今巴基斯坦、阿富汗一带出发，形成具有中亚特色的石窟艺术，并越过葱岭传入中国新疆塔里木盆地北缘，形成具有浓郁地方风格的龟兹石窟艺术。随后，石窟开凿步步东进，经河西而至中原，由中原推向中国北方和南方广大的地区，星星点点铺展开来，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石窟艺术。位于新疆拜城的克孜尔千佛洞，大约始凿于公元3世纪，库车境内的克孜尔尕哈石窟、库木吐喇石窟和森木塞姆石窟，开凿时间都比克孜尔石窟晚。甘肃境内的天水麦积山石窟始凿于后秦，应不晚于5世纪初，可能是中国内地最

早的大型石窟寺。永靖炳灵寺石窟中有中国现存最早的石窟艺术遗迹，并留下了西秦时代明确的纪年（420）。敦煌莫高窟，现存最早的洞窟开凿于5世纪，陆续兴建到14世纪。敦煌石窟系统中还包括了西千佛洞和瓜州的榆林窟、东千佛洞等。而武威的天梯山石窟有可能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凉州石窟，与之相关的还有张掖马蹄寺、酒泉文殊山和肃南金塔寺等石窟，分布在河西走廊。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及巩义石窟寺，是5~6世纪由北魏皇室开凿的石窟，特别是云冈和龙门，开风气之先，影响之大，令石窟寺的开凿与建造在辽阔的中国大地蔚然成风。甘肃东北部的庆阳南、北石窟寺和宁夏境内的固原须弥山石窟都始凿于6世纪。陕西彬县大佛寺石窟、铜川耀州药王山石窟开凿于7世纪，富县石泓寺石窟开凿于8世纪，黄陵万佛寺石窟、延安万佛洞石窟和志丹城台石窟开凿于11~12世纪。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河南义马鸿庆寺石窟、山东济南黄河岩石窟均开凿于5~6世纪。河北邯郸响堂石窟于6世纪中期开凿。山西太原天龙山开凿于6~7世纪。河北省安阳宝山石窟开凿于7世纪。山东益都云门山石窟和驼山石窟开凿于6~8世纪。内蒙古的石窟开凿于11~16世纪，其中巴林左旗洞山石窟、前后昭庙石窟开凿于11世纪，鄂托克旗百眼窟石窟开凿于13~14世纪，平顺宝岩寺石窟开凿于15~16世纪。江苏南京栖霞山造像和浙江新昌剡溪大佛凿于5~6世纪。四川省石窟遗产异常丰富，开凿于6~13世纪。广元千佛崖石窟凿于6~8世纪，皇泽寺石窟凿于7~8世纪。巴中南龕石窟，包括西龕、北龕、水宁寺石窟开凿于7~8世纪。乐山凌云山大佛凿于7世纪。安岳卧佛院石窟开凿于7~8世纪，安岳毗卢洞石窟凿于10~11世纪。重庆大足石窟刻凿于9~13世纪。云南省大理剑川石窟开凿于9~13世纪。西藏拉萨药王山造像等开凿于10世纪以后。

石窟艺术首先传入中国新疆天山南麓，那里的石窟艺术，在吸收印度、犍陀罗和中原传统艺术风格的同时，也体现了西北少数民族自己的民族形式。石窟艺术进入玉门关以后，尽管题材来自外域，但在中国内地工匠的创造下，经历了一个汉化过程，不断地与中华民族的艺术传统和地方艺术特色相融合，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与原来印度、犍陀罗艺术风格不同的中国佛教石窟艺术。

巴中石窟是隋唐两代我国石窟艺术到达巅峰时期的佛教艺术，包括此后直至明清的石刻造像，经过一千余年的风风雨雨，大多保存完好。如此国之瑰宝，虽业内曾给予一定的关注，但在全国范围内至今鲜为人知，有关的宣传和介绍少之又少，因而希望借本书的出版向世人展现巴中石窟艺术的风采。

本书全面、客观、真实地记录巴中石窟的现状。笔者积数十年调查研究成果，记录了分散在巴中区隋、唐、宋、明、清历代共逾60处遗址的石窟造像内容，以及铭文题记，并配以照片插图二百余幅，资料之完备和翔实，是从未有过的。本书兼顾学术性和知识性，既能满足专业人士的需要，又能使广大石窟艺术爱好者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然而，尽管笔者竭尽全力，谬误仍恐难免，尤其造像的定名、年代的考释，往往颇感棘手，故而以刊布资料为主，以求教于专家、学者和每一位读者。

巴中石窟

巴中石窟，位于四川省东北部的巴中市巴州区境内，造像始凿于隋代，唐代大量开凿，宋代至明清亦有少量的佛教、道教及儒、释、道三教融合的雕刻艺术。大体来说，巴中石窟主要是隋、唐时期的佛教艺术，是着重于宗教宣传和偶像崇拜的石窟彩绘雕塑艺术。

今天的巴中市巴州区一带，历史悠久，建置久远。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此地古代曾隶属禹贡梁州之域，春秋时为巴子国地，汉属巴郡宕渠县，东汉和帝永元三年（91）分宕渠北置汉昌县。北魏正始二年（505）于汉昌县置大谷郡，延昌三年（514）始置巴州。南朝梁后期，巴州境域，西南接今南部县，南部有今蓬安县全部，并延伸至南充、武胜等地。唐代盛时，巴州境内除辖今巴中市、平昌县外，还有今万源西部、南江西南部、旺苍东南部、仪陇东北及东南部、达县桥湾河以北部分。隋以后，州郡更迭，隋大业三年（607）改巴州为清化郡，唐武德二年（619）改清化郡为巴州，至民国二年（1912）才改巴州为巴中县。1993年改县为市，2001年于巴中市设巴州区。

《蜀中名胜记》载：“巴州，山曰大巴、小巴，世所称九十巴山也。《志》云：‘大巴之险，遇于栈道，下逼汉中。’又云：‘小巴之南，即古巴国。’《系年表》云：‘巴之北境，即米仓山，下视兴元，出兵之孔道，即今关堡相望矣。’”可知今日巴中市之巴州区，古为用兵之要道，乃兵家必争之地也。

壹 巴中石窟的现状

巴中市巴州区境内保存较好的石窟造像有61处，566窟龕，8828躯。其中，隋唐时期（含少量道教艺术）19处，419窟龕，7290躯；宋代3处，25窟龕，72躯；明代6处，17窟龕，81躯；清代33处，105窟龕（含民国8龕），1385躯。巴州区城郊有东龕、南龕、西龕、北龕石窟。城东有水宁寺、沙溪等石窟。城南有龙门山、卧牛山等石窟。城西有千佛岩、佛尔岩、朝朝洞等石窟。城北有石门寺等石窟。在这些石窟造像中，南龕石窟（含西龕、北龕、水宁寺石窟）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门乡石门寺石窟系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兴文镇沙溪石窟、清江镇观音寨摩崖造像、三江乡龙门山石窟、曾口镇卧牛山石窟、店子乡观音洞摩崖造像、乐丰乡朝阳洞石窟、恩阳镇千佛崖石窟、玉井乡佛尔岩石窟、尹家乡观音洞摩崖造像、芦山乡灵应洞石刻、曾口镇朝阳崖石刻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图1）。

巴中石窟，主要是佛教彩绘雕刻，兼有道教和佛、道、儒三教融合的艺术内容。巴中石窟始凿于隋代，唐代进行了大规模的雕凿。宋代至明、清又有续镌，但规模不大，数量亦少，在艺术上也大为减色。由此印证历史可知，今天的巴中市巴州区，魏晋南北朝以来就是川东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隋唐的326年间，还是一片宗教艺术的圣地。

宗教造像作为古代信仰宗教的人们供奉及做功德的法物，均遵循一定的仪轨。这些仪轨，千百年来师徒相传，代代因袭，使各类宗教造像的基本造型保持不变，但又不可避免地产生时代和地区的差异。这些样式上的差异成为我们今天鉴定各类造像，特别是佛教造像的依据。同时，在巴中石

窟中又保存下来一些造像碑记、妆彩碑记及各种题记，为考证巴中石窟的时代提供了更为可信的依据。再者，在隋唐时期的石窟中雕刻了较多的供养人形象，这些身着各时代服装的世俗人物大都呈现显著的时代特征，也是石窟造像断代的重要依据。此外，造像题材、窟龕形制、造像的艺术风格，都是对石窟造像进行断代时不可忽视的因素。兹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依据各处石窟初始的情况，按开凿时代之先后，对巴中市巴州区石窟造像介绍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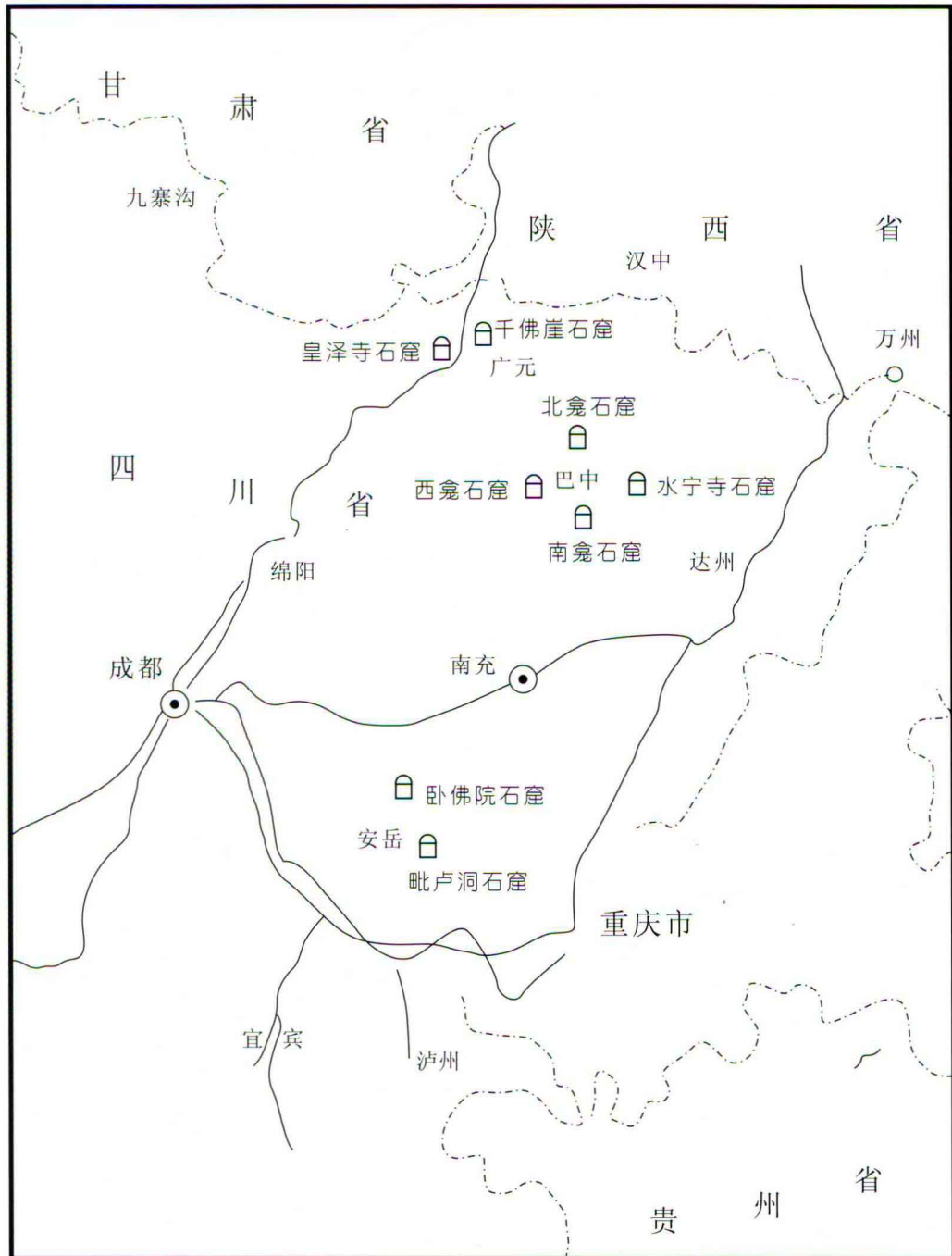


图1 巴中石窟地理位置示意图

一、隋唐时期的石窟

经过两百多年的南北分裂，隋文帝杨坚统一了全国。他重视儒学，亦积极在全国倡导佛教，令旧时沙门重新入寺传教。开皇元年（581），即普诏天下，任其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因此，佛教大行天下。仁寿二年至四年（602~604），接连下敕建立舍利塔于百余州。据《法苑珠林》记载，“隋代二君四十七年，寺有三千九百八十五所，度僧尼二十三万六千二百人，译经八十二部”。仅隋文帝在位23年（581~604）中，即敕为京师及大都邑写“一切经”四十六藏，凡十三万二千余卷，造像一万六千余躯。佛教在隋唐两朝达到极盛。于是，在离京城长安较近的巴郡，石窟寺的营建应运而起，隋代已经开始了较大规模石窟寺开凿。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高度发展的时代。唐王朝为了维护统治，采取了儒、释、道三教并用的政策，更重视对佛教的整顿和利用。高祖武德二年（619）在京师聚集高僧，立十大德，管理僧尼。太宗即位之后，重兴译经，又度僧尼三千人，并在各地建造寺院，促进了当时佛教的发展。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佛像、佛经等，使汉地佛教深入藏地。贞观十九年（645），玄奘从印度求法归来，朝廷为他建立了大规模的译场，共译经七十余部、一千三百余卷。玄奘的译经活动，给予当时佛教界极大的影响。武周时，佛教徒伪撰经文，为武则天当皇帝寻找根据。菩提留志译《佛说宝雨经》中称佛授日月光天子“现女身为自在主”。载初元年（689）七月，薛怀义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当作阎浮提主，唐氏合微。武则天有了这样的经典根据，因而自称“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大事提倡佛教，支持实叉难陀、义净、菩提流志等的译经事业，请法藏为她讲授新译华严经，从而使佛教的各宗派都蓬勃发展起来。初唐以来的天台宗和净土宗十分发达。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先后又有了法相宗、华严宗、禅宗、三论宗、真言宗、三阶教。唐玄宗时（712~756），虽曾一度沙汰僧尼，但由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传入的密教，得到帝王的信任，又促使了密宗的形成，寺院数量较初唐大大增加，佛教发展达于极盛。不久，安史乱起，佛教在北方受到摧残。但因禅家南宗神会的努力，渐在南方取得地位。同时，国家历经内战，徭役日重，人民多借寺院为归避之所。寺院又趁均田制度的破坏，扩充田地，并与贵族势力相勾结，逃避赋税。于是，佛教寺院在经济上同国家利益矛盾日深。故而，从敬宗、文宗以来，政府渐有毁灭佛教的意图，到武宗

时终于发难，从会昌二年到五年（842~845）下令拆毁寺院，勒令僧尼还俗。计拆毁大寺四千六百所，小寺四万所，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余人，解放奴婢十五万人，收回良田数千万顷。总的来说，唐代佛教兴盛，石窟艺术的发展也达到了顶峰。这个时代，巴中石窟经过了有计划、大规模的开凿，数量空前，出现了很多高水平的作品。

